

中国十大

古典悲剧

故事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中国十大

古典悲剧

故事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故事 / 金金编著. — 呼伦贝尔 :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10.10
ISBN 978-7-80675-844-1

I. ①中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戏剧文学—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900 号

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故事

金金 编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)
直销热线 0470-8241422 邮编 021008
网 址 www.nmwhs.com
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责任编辑 姜继飞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0 字数 220 千
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数 1-6000 册

ISBN 978-7-80675-844-1/I·669

定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 言

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多带上一个“欢乐的尾巴”，或夫妻团聚，或鸳鸯翔云，或仙宫重会，或锄奸复仇。

不要以为有了一个“欢乐的尾巴”就不是悲剧了。无论是从悲剧的结构、人物，还是从悲剧意识而言，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
《精忠旗》、《清忠谱》、《窦娥冤》随着悲剧情节层层推进，最终以主人公的死亡达到高潮，往往在主人公的最终死亡之后又加上了申冤昭雪、仇人毁灭的结局。这样的结局给人以痛苦的精神折磨与沉思。坏人虽死，好人终灭，团圆无望，主人公的死亡已将悲剧推向高潮，因而，“欢乐的尾巴”并不改变整个悲剧性质。

《娇红记》的结局是一个痛苦的“团圆”，男女主人公以死殉情，双双成仙之后，仍难以排遣人间万种愁怀：“两鸳鸯，双飞陇头，似啼鹃哀鸣树头。觑山空水幽，觑山家水幽，白云天际，千载悠悠。一点衷情，甚日还休。叹累累满目荒丘。回首处，涕交流。”这种浪漫主义的结局，更增添了悲剧的氛围和色彩。以乐景写哀，倍增其哀。“欢乐的尾巴”并不欢乐。

《长生殿》、《汉宫秋》、《桃花扇》悲剧性冲突的发生、发展与高潮都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与冲撞，要江山还是要美人，这是一种两难选择。无论是作为君主还是平民，在负有重大责任的他们作出痛苦抉择时，悲剧的高潮就已悄然来到，而埋玉、投河都是这种高潮的一部分。

在《汉宫秋》、《长生殿》中，当主人公的爱情毁灭后，一个是挂图解闷，听孤鸿凄鸣，一个是听秋雨梧桐，梦中相会。

《桃花扇》的主人公李香君、侯方域历尽磨难再度相逢，却已不知国在哪里，家在哪里，君在哪里，父在哪里，只能带着亡国之痛遁入空门。主人公们理想失落而产生的心灵痛苦，从而对命运的绝望，又岂有欢乐可言？

就中国古典十大悲剧结果来看，它们一般以主人公的灭亡或超脱以实体性的逆境结局，但在这些大悲之后，还往往有一些安慰性的小喜，如赵五娘赡养公婆，祝发买葬，哀而不伤，千里寻夫，终得团圆；《长生殿》的仙宫重会、《赵氏孤儿》的锄奸复仇、窦娥最后的平冤伸雪、《娇红记》的鸳鸯翔云……

这些结局的亮色，只是适度地冲淡和抑止了由死亡或不幸造成的过度悲伤。主人公的悲与喜得到中和，也鲜明地体现在作者的情感态度上。不论是窦娥、王昭君，还是杨玉环、白素贞，甚至汉元帝、唐明皇，他们都无法摆脱悲剧的阴影。

目 录

琵琶记	(1)
汉宫秋	(35)
长生殿	(61)
精忠旗	(109)
桃花扇	(141)
赵氏孤儿	(177)
清忠谱	(201)
窦娥冤	(239)
娇红记	(257)
雷峰塔	(283)

中国十大古典

悲剧故事

琵琶记

[元] 高明



东汉建元年间，在陈留郡城的蔡家庄有一个的蔡老员外，他高龄八十。蔡邕（字伯喈）是他的独生儿子。蔡邕三十来岁，长得一表人才，自幼就聪慧无比，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，如今已经是学富五车。他还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，在家孝敬父母，在外和睦乡里。父母见儿子品行端正，学业有成，更是望子成龙，盼他早日取得功名，以便光宗耀祖。

这一年，蔡老夫妇为蔡邕选配了美貌贤惠的赵五娘做妻子。赵五娘长得秀丽端庄，姿容俊雅。她不仅工于针线，勤于家事，并通晓史书，善吟诗作画。自嫁到蔡家，见丈夫才貌双全，满心欢喜，庆幸自己找到了个如意郎君。夫妻二人是情投意合，恩爱无比。他们的家境小康，生活得安宁舒畅。

蔡家自娶来了赵五娘，全家人和睦相处，媳妇尽心侍奉公婆，公婆满意媳妇，日子过得顺顺当当，不知不觉中过了两个月，到了阳春三月。

这天，适逢蔡老员外八十岁的生日，蔡邕为表孝顺之心，就和五娘为爹爹摆下寿筵。

蔡家庄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蔡老员外和老夫人笑容满面地坐在大堂正中，与一些年长的亲戚朋友叙话。蔡邕则来往穿梭于人群之中，忙于接待客人，大堂上一片祝酒碰杯之声。

有的道：“祝老员外身体健康！”

又一个大声说：“祝老员外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！”

还有的人在低声议论：“说到福气，我看也没人比得过这蔡家两老。儿子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娶个儿媳妇又是这般美貌贤淑，真是有福

气啊！”

面对众人的恭维和奉承，蔡老员外得意地抚着白须，老夫人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

过了好一阵，坐在蔡老员外身旁的一位老人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老员外，令郎才华出众，人品又好，琴棋书画，在陈留第一。为何他年过三十还不回去考取功名呢？难道老员外要把这匹宝马永远关在家中吗？”说话者是西村的马员外。这马员外早年在朝中为官，如今已卸职赋闲，归隐园林。他平日极爱蔡邕的人品才学，常劝他志当存高远，不可辜负了清平盛世。今日酒酣耳热之后，不免又旧话重提。

蔡公听了这话，长叹一声，原先舒展的眉头皱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老哥，不瞒你说，我这孩儿从小喜欢读书作赋，我也曾指望他长大之后考取功名，做个忠孝两全之人。不想他眷恋闺房，胸无大志，着实令我伤心。”

坐在一边的蔡婆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员外你怎么不好好地想一想，你我都已经年过八旬，大半截身子都已埋在土里。今年我们还能和亲戚朋友，儿子媳妇欢聚一堂，明年此时，谁知道这把老骨头还在不在世上。再说，你们蔡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，现在媳妇才娶过来两个月，你又要赶儿子到遥远的都城应考，这不是成心让蔡家绝后吗？”蔡婆脾气是最急躁的，见蔡公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责怪儿子，便不顾一切数落起来。

“妇人之见！你就知道小家庭、抱孙子，连什么叫忠孝节义都不懂。”对蔡婆的指责，蔡老员外显得不屑一顾。

“爹，娘，你们都少说几句。”在一旁招待客人的蔡邕，这时听到父母为自己的事吵了起来，赶忙跑过来劝说。他对蔡公说：“爹，请你息怒。孩儿不愿到京城应考，实有万不得已的苦衷。不是孩儿恋着媳妇，也不是孩儿没有志向，只因爹娘年事已高，无人侍候，因而不愿上京应考。”

“荒唐！”蔡公指着蔡邕说：“你懂不懂，做人不能光看眼前！你十载寒窗，学成济世之才，不为朝廷出力，又为什么？再说，等你取了功名，我们蔡家也可以光宗耀祖。”

“哎哟，又说你的光宗耀祖了！”蔡婆见丈夫这般训斥儿子，心中愤愤不平，“古人说：‘子孝双亲乐，家和万事成。’现在你的儿子媳妇这么孝敬你，你还嫌不足，硬要孩儿上京都应什么试。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恐

怕你想见他一面都不得。依我说，咱们一家四口，子孝父慈，夫妻和睦，过两年再添个胖孙子，比考取任何功名都强。”

“你，你总是这样护着儿子，他都给你娇宠坏了！什么也不想干，只想在家中贪图安乐！”蔡公气得胡子直抖。

“好了好了！老员外、老安人，蔡公子，你们都少说几句。都怪老朽不该提起这件事。今天是老员外八十寿辰，是个喜庆日子，咱们该说些快活的话才对。这件事暂且不谈也罢。”马员外见两个老人动了火气，忙出来打圆场。众人听他说得有理，也就不再争吵。大堂上又响起了喝酒碰杯之声。

赵五娘站在大堂侧门的后面，听着他们的争吵，只见她眉头紧皱，双眼含泪。两个月前，她从陈留城嫁到蔡家，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。可是过了春节之后，公公天天催着蔡邕上京应考，且每每指责他贪恋闺房。五娘真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今日当着客人的面，公公又旧话重提，大发脾气。五娘再也忍不住了，泪儿簌簌地流了下来。明天等着自己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？

第二天早上蔡邕像往常一样到小梁河边散步。晨风轻拂，河边湿地上，一双燕子正低头啄泥，时而飞上枝梢，时而在风中嬉戏。他想：人要能像这对紫燕，双飞双宿，自由自在，脱却一切名利的束缚，该有多好啊！

“蔡公子！”随着一声叫喊，一个人飞奔到蔡邕的面前。蔡邕看时，却是隔壁张太公家的小二，那小二气喘吁吁地道：“蔡公子，郡衙里来人了。老员外到处找你，叫你快回去。”看着小二那副焦急的模样，蔡邕知道预料已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当下快步往回走。

回到家中，只见蔡公蔡婆正与邻居张太公坐着闲谈，知道郡吏已去，忙上前拜见三位老人。

“蔡公子，”张太公笑吟吟地说：“刚才郡吏又来了，说是今年乃大比之年，太守认为你才学既高，人品又好，已将你的名字申报有司，让你立即进京应考。你快快准备前去。”

“太公，”蔡邕低头道：“非是晚辈不敬，只因晚辈双亲年老，无人侍

奉；新娶一个娘子，方才二月，实无法撑持门户，维持家计，是以不敢从命。”

蔡公道：“孩儿你怎么这样讲?! 难道那些应考的，都是没爹娘才去的么? 我和你娘如今年过八旬，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，唯愿生前看到你金榜题名，得个一官半职，我心足矣。”

张太公忙道：“是呀。”

蔡婆说：“太公，你难道不知，我家中仅此一儿，又没个七子八婿，怎么去得?”

蔡公道：“你怎么说这话? 难道今天上京赴考的，家中都有七子八婿么?”

蔡婆生气地说：“你如今连路都走不稳了，孩子走后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时看谁照顾你? 恐怕你到时不是饿死就是冻死，他便是做到高官，你也无福享受了。”

蔡公大不以为然：“你妇道人家，懂得什么! 只要孩儿做得官时，光宗耀祖，改换门庭，我便死了也心满意足。孩儿，我只问你，去也不去?”

蔡邕心里叫苦不迭，只好应道：“爹爹妈妈，你们休要争吵。非是孩儿敢违亲命，实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“你不必说了，我都清楚。原来你是恋着被窝中恩爱，割舍不下，不愿远离家乡。你如今已经婚毕两个多月了，怎么还如此贪恋? 你怎么这么不通事理?”

“孩儿只是为了侍奉父母，却哪里是守着被窝中的恩爱? 你这老贼，须知人生在世，乐在长幼天伦幸福安康。那曾参只是侍亲至孝，何曾去应学及第，如今不也是圣人高徒，名扬千古了吗?” 蔡婆替儿子辩解道。

“娘说得对，望爹爹恕过孩儿这一遭。” 蔡邕道。

蔡公气得胡须直抖：“畜生，我叫你去考试，也是为着你的锦绣前程。你竟敢违逆亲言，七推八阻!”

“爹爹，我岂敢推阻。只恐我走后，双亲无人侍奉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一来别人会说我不孝，竟撇了爹娘去取功名；二来人们会说爹娘目光短浅，仅有一子，也要他远离，我因此不敢从命。”

“好，你说到孝，我且问你，什么是孝?” 蔡公气势逼人。

“告爹爹，大凡做人子的，侍奉父母，问寒问暖，早晚请安。父母要出入，则扶持之；有所欲，则敬进之。自己出门办事，不过一个时辰就回来，心里时刻牵挂着父母，这便是孝。”

“孩子错了。孝者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头发肌肤，受之父母，要注意保护，这便是孝之始；立身行道，扬名万世，以显父母，这才是孝之终致。你如果能做得官，替父母扬了名，这不是大孝是什么？”蔡公越说越激动，不小心把茶杯碰倒在地，哗的一声碎了，茶水流了一地。赵五娘在后房听到声响，赶忙上来收拾地上的破杯。

“老员外说得有理。”张太公道，“古人云：‘劝而学，壮而行，怀宝迷邦，谓之不仁。’又说：‘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’你如今满腹经纶，不去顺时行道，济世安民，又有什么用？依老汉愚见，还是快快应了太守之征，收拾行装，上京应试去吧！”

面对这样的局势，蔡邕此刻就有三嘴七舌，恐怕也说不清楚了，只好布下最后一道防：“爹爹，太公教诲极是。只是孩儿去后，父母年老，教谁来照顾？”

“贤侄，你尽管放心。自古道，千钱买邻，八百买舍。老汉会照顾你的双亲的。”张太公见蔡邕终于松了口，便笑呵呵地说。

“如此多谢太公！蔡邕今后倘有寸进，定不敢忘记太公大恩。孩儿这就收拾行装，明日就走。”蔡邕说罢，向三个老人行了个礼。侧头之际，看见赵五娘眼角红肿，眼眶泪珠盈盈，正低头往外走。蔡邕的心中不禁一阵凄苦。

第二天一早，蔡邕吃罢早饭，到堂前向爹娘辞行。张太公也早早地来到了蔡家，给蔡邕送行。

蔡公、蔡婆、张太公和赵五娘一起，把蔡邕送到大门口。

蔡邕向爹娘行礼说：“爹，娘，孩儿去了。二老千万要保重身体，我今年去，今年就回来，但愿我回来的时候，二老依然康健。”

蔡公说：“孩子，你不要牵挂，放心地去吧，我和你娘等着你的好消息。”

蔡婆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了，她拉着蔡邕的手说：“儿啊，你这一去，关山万里，衣食可得自己当心，娘在家中倚门盼望，你要早早地捎个信

回来。”

“娘，孩儿记下了。”蔡邕含着眼泪又对张太公说，“太公，我走以后，家中只有二老，五娘一个年轻女子，也支撑不起门户，凡事都靠太公照应。昨天已蒙亲口相许，今天小侄再次拜恳，如果小侄稍有寸进，一定不敢忘记太公的大恩大德。”

“贤侄，你就不要再说这样见外的话了。”张太公说，“老汉虽然贫穷，但托在邻里，哪有坐视不理的道理？你放心地去，我早晚自会专门过来陪伴你父母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更不洒在别离间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老汉决不相误。”

蔡公见天已不早，上前说道：“孩子，天已不早了，你该动身起程了。媳妇，你就再送他一程吧。”

蔡邕和五娘默默地跨过村头的小桥，沿着碧波粼粼的小河向大路走去，两人心中都像压着沉重的石头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
小溪清澈见底，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。五娘忍不住说：“相公，你看那水中的鱼儿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，多么幸福啊！”说到这里，她在公婆面前一直忍着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

蔡邕拉着五娘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五娘，你不要难过，此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很快回来，那个时候，我们长相厮守，再也不分开了。”

来到大路边，蔡邕背上行装，踏上了去京城的大路，他恋恋不舍，十步九回头地越走越远了。

蔡邕别了家人，朝洛阳一路行来。这一日便来到了京城洛阳，寻一家客栈住下，静候考期。

转眼到了应试之日。蔡邕一早起来把全身上下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离开客舍直往礼部考场赶去。一路上听说今年来应试的学子有五百多，又听说主考官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，众人或忧或喜，不一会儿便到了考场。

只见院里黑压压都是人。有的低头苦思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趾高气扬，有的则瑟瑟缩缩。那当差的在院中穿梭往来，也不知忙些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当差的高喊一声，众人便立即停住了往前看，只见高台上一个头戴乌纱、身穿锦袍的官儿正襟危坐，当差的肃立两旁。

“各位秀才。”那考官把手轻轻一摆，众人都“嘘”地松了一口气。原来这考官相貌庄严，声音却极是慈祥。只听他又道：“今年皇上求贤心切，在礼部开科取士，命下官主持。下官才识疏浅，本不堪重任，无奈君命难违，只好勉力为之。今日只问有否才学，不问乡贯，不问父母官居几品。有才学的，下官便封他做个状元郎，让他插金花，饮御酒；无才学的，就将他黑墨涂脸，乱棒打出去。如此，方不负皇上选贤举能的美意。”众人听罢，又是一阵喧哗。

又听那考官道：“朝廷开科取士，立意命题，任从时好。往年第一场考文，第二场考论，第三场考策。下官是个风流试官，今年我第一场考对联，第二场考猜谜，第三场考唱曲。”当下无话，众举子便一一开始应试。

蔡邕在人群中站着，一会儿想起父母，一会儿又想起五娘，恍恍惚惚，蒙蒙眈眈。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，吓了一跳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人们都瞪大眼睛看着自己，才知是轮到自已了。心中暗叫惭愧，赶忙走上试台。

那考官笑吟吟地看着他，直把蔡邕看得不好意思。那考官道：“我出天文门一个上联，你且对下联。我的上联是‘星飞天放弹’。”

蔡邕略一思索，对道：“我的下联是‘日出海抛球’。”

那考官微微点头，又道：“我出个谜语给你猜，谜底是天下八个省名，你且听着。”当下念道：“一声霹雳震天关，两个肩头不得闲。去买纸来做裱褙，欠人钱债未曾还。”

蔡邕想了想，答道：“第一句是京东京西，第二句是江东江西，第三句是湖东湖西，第四句是浙东浙西。”

试官听罢，击掌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再唱支曲儿，你续最后一句，记住，一定要押韵。”当下唱道：“长安富贵真罕有，食味皆山兽。熊掌紫驼峰，四座馨香透。”

蔡邕依韵唱道：“把与考官来下酒。”考官点头微笑，示意蔡邕下去。

蔡邕下得台来，内心狂跳不止，也不去听别人说些什么。过了许久，整个考场突然静了下来，又听到有人大叫自己名字。这一次是有了准备，便从容地走上试台。那考官大声说道：“三场考试，俱已结束。今日应举五百秀才，以陈留郡蔡邕才学最高，下官自当奏明圣上，点他为今科状



元。”蔡邕一听，大喜过望，只听得满场欢呼。当下双膝着地，朝那考官行了个大礼。心中却在念着：“爹爹，妈妈，五娘，蔡邕今日名标高榜，夙愿得遂，扬眉吐气了……”

考试过后，便是杏园春宴，然后又入礼部拜见试官。蔡邕满门心思只想到早归故里，把喜讯报知双亲，对这些杂事也没有留心。

牛太师位极人臣，深得皇上宠信，他权倾朝野，门生故吏遍天下，是当朝第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。牛太师的夫人早已去世了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生得花容月貌，体态闲雅，是洛阳城有名的美人。上牛太师家求亲的自然不少，今天是某权贵之子，明天是某贵戚之子。但牛小姐不把这些贵介公子、纨绔子弟放在眼中，牛太师也一心要选一个读书君子，人品好，有才学，做得天下状元的人做乘龙快婿，所以牛小姐至今还待字闺中。

杏园春宴之后，蔡邕参加了吏部考试，随即被授予议郎一职。

这一日休息在家，书童进得门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外面有牛丞相府的两个下人，求见相公。”蔡邕一听是牛丞相家的人，知道怠慢不得，赶忙道：“快把他们请进客厅，我随后即到。”

蔡邕匆匆走进客厅，只见厅上有两个人，正在交头接耳。一个是吏役打扮的汉子，一个是四十多岁，穿红着绿的女人。蔡邕心想这两个人俗不可耐，上前说道：“两位可是从牛丞相府中来？不知有什么事情吩咐？”

那汉子站起来，口称：“不敢不敢！小人是牛相爷府中一个小院子。”

那妇人站起来，围着蔡邕转了一圈，眼睛溜上溜下，把蔡邕看得好不自在。

“状元相公果然一表人才，配得上配得上。”边说边在蔡邕肩上拍了一拍。

蔡邕刚才在书房中想起双亲爱妻，心里好生烦恼，现在又碰上这样一个不知趣的女人，实在有气。当下强自按捺，问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那院子回道：“状元相公，这位是我们牛相爷请来的媒婆。”

那媒婆给蔡邕抛去一个媚眼，道：“状元郎，今日小人是奉了相爷之命，给您道喜来了。”

蔡邕道：“在下离家万里，天涯飘零，又是初入仕途，凡事俱须老丞

相指点，不知何喜之有？”

那院子道：“相公此言差矣！相公是天禄石渠的贵客，须眉男子中的英雄，现在洛阳城中，大名鼎鼎，老少皆知。我家老相爷中年丧妻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生得美貌娉婷。昨日老相公上朝之时，皇上问起我家小姐的婚事。我家相爷说尚未婚配。皇上说：‘既然尚未婚配，如今新科状元蔡邕，好人品，好才学，朕便与你主婚，把他招赘为婿，你意下如何？’老相爷听后大喜，现下皇上已降了圣旨，要招你为牛家的乘龙快婿。是以老相爷今日差小人来，一则向相公道喜，二则请相公早有准备。到时候，我小院子可要喝你的喜酒呀！”

蔡邕听完后忙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件事恐怕不行。”

那婆子道：“你莫不是怕我家小姐长得丑么？”

蔡邕分辨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……我……”额头上直冒汗。

“哟！”那媒婆两手一摊，做个鬼脸，“状元相公，莫不是你当了议郎，就嫌弃我们牛家的门第了？告诉你，我家老相爷可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。现在又正蒙皇上恩宠。相公啊，你日后要加官进爵，也还要靠我们老相爷的帮扶呢。”

那媒婆越说越来劲，把牛丞相的权势、门第、富贵，反反复复说了又说。

蔡邕越听越恼，道：“两位贵客，非是蔡邕斗胆，只因蔡邕离家之时，已经结婚两个月，且双亲年事已高，需要人照料，蔡邕并不准备在京中久留。因而这桩婚事，实难从命！”

院子道：“相公，我家相爷势倾朝野，小姐又是天姿国色，你可别错过了良机！”

蔡邕一拱手：“在下岂是贪图富贵美色之人！还望二位在老相爷面前替在下美言几句。”

“相公不怕我家相爷，难道连圣上的旨意也敢违逆么？”那媒婆见蔡邕两次三番推托婚事心头火起，用威胁的口吻逼问道。

“这……”蔡邕道，“蔡邕万万不敢！你家相爷既是奉了圣旨，明日待我上朝，把官职和婚事一并辞了，回家侍养双亲去。”